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5 1952

T5453/3204

湯潛菴先生遺稿

一



湯文正公  
遺稿

潛菴湯大司空遺

稿序

襄陵潛菴湯先生

學術師洙泗政事

慕唐虞發爲文章



湯文正公遺稿

潛菴湯大司空遺

稿序

襄陵潛菴湯先生

學術師洙泗政事

慕唐虞發為文章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應規中矩。心和而  
氣平。一代偉人也。  
余景行之有素已  
未歲始相見於  
朝端。得一謀面而先

生出入金閨。行有  
尺寸。歸卽閉門著  
書。修明史。日課數  
紙。以爲常。凡飲食  
宴樂之會。不與。以



是獨受知於

聖王一歲三遷晉閣學

贊襄密勿人以為  
景星慶雲得覩之  
為快遂膺

特簡出撫江南江南  
之人如旱之有霖  
暵之有蔭赤子之  
有慈母迄今俎豆  
之謳思之不忘未



幾以宗伯召入掌  
詹事遇益隆操益  
勵巖巖侃侃不比  
不阿旋晉大司空  
卒於京邸閱明年

余奉

命撫豫駐省會距先  
生之居不二百里  
屢思登堂瞻眺其  
讀書樂道處以職



守未能已。已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錦襄。而先生之靈輒尙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

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束生芻。致祭。適嗣君以遺稿五卷見。投整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



性情歷歷在於紙  
上則見夫雍容端  
肅如大臣之垂紳  
正笏而立於朝也  
則見夫莊恭靜穆

如君子之齋居淵  
默而行於庭也則  
見夫和平怡懌如  
賢人之詠歌風舞  
而悠然自得也則



見夫堅毅剛栗如  
大將之步伐止齊  
而刁斗無譁也其  
凝以厚者如山之  
峙其迅以疾者如

水之流其紆徐而  
含蓄者如太古之  
琴疏越而遠聞其  
條暢而通達者如  
康莊之路交馳而



直進。沉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

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嘿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



之傳者。蓋時至而  
物生氣升而籟應。  
合天地之自然者  
而已。抑余有感焉。  
三代以下。所謂立

德立功立言。能以  
一身兼之者。誰哉。  
顏曾不遇。絳灌無  
文。馬班潘陸言。卽  
傳焉。而德與功無



足述者。至若先生  
其德則珪璋也。其  
功則鐘鼎也。其言  
則麟之炳而鳳之  
翮也。天生

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  
佐之。先生弱冠登  
朝。仕十年而隱。隱二  
十年。復被

徵。



王恩優渥。一德一心。人  
莫能間。雖天奪先  
生之速。然如先生  
之得。

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

斯集而併及之。亦  
以慰先生於九原  
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  
次庚午季冬



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兼理  
河道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四級年  
家弟宣鎮閻興邦

拜撰





湯大司空遺稿序

田蘭芳

箕山

論君子者貴求之於其大尤貴求之於其深大者迹也古今來功蓋天壤言垂萬世人人可指而稱愛而傳所謂放之彌六合者是也若夫所以運此功之機發此言之本淵乎其不可測也邈乎其莫之禦也斯不謂之甚深甚深者乎在昔孔子之聖僅見行道之端於攝政之三月正



叔元晦卒未獲大用於當世顏淵閔子騫終身  
修德求所謂著書立說以惠來世無有也將以  
功之未成因病其機爲未神言之未立遂疑其  
本猶未裕乎千載而下無不信孔子程朱所以  
不有其功者特有以抑之爲斯世斯民之不幸  
未嘗不爲之齋咨而涕洟於顏閔之無言則知  
其培擁根本之詣遠而未暇及耳然則得其培  
擁之裕而契其運用之神者豈有他哉亦惟於

已試之功偶形之言紬繹之以抽其緒推究之  
以窮其涯深者旣得而大者未竟不過時命不  
齊與夫望道未見之心豈其果有所弗逮也哉  
吾里大司空潛菴湯公君子也方入小學卽以  
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卽以行其所學自命  
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未四十  
輒抱無悶之志日取先儒諸書而熟覆之夏就  
正孫鍾元先生於夏峯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



通然冲默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  
所推轂受知

聖主寤寐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筵則  
恭啟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 青宮  
無事不以養正自效亶亶焉必不願就三代以  
下之功名人或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  
也及公卒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  
吾民其康乎天下之士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

死吾道其昌乎孰非以其必欲行決其能行於  
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則公之不  
克自主與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公卒之三  
月其子溥搜得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  
千卷在史局有明史藁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  
若干卷屬余是正而刊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  
立教之蘊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讐校旣竟各綴  
數語於篇末蓋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



目錄  
大者不得盡見於世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

乾隆九年

曾孫定祥補刊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一目錄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理學宗傳序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鼓山劉先生文錄序

贛州府誌序

睢州誌序

孝經易知序



劉山蔚詩序

蔡氏族譜序

唐成齋制義序

黃庭表集序

西澗集序

楊彭山春望詞序

雪亭夢語序

西山唱和詩序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重建六忠祠募緣序

賀王叔平進士序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記

嵩陽書院記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潼關樓刻詩記

重修乾明寺碑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重建信陵君祠記

星聚堂記

石塢山房圖記

三聖廟碑記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二目錄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上徵君先生書

再上孫徵君先生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梁紫書

與劉心周書



答褚懷萬書

上郡守宋公書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答耿亦夔書

答耿亦夔書

又答耿亦夔書

答施愚山書

答姚岳生書

與耿逸菴書

答姚岳生書

與李襄水書

答廣文魏聞野書

答張仲誠書

答李襄水書

再答姚岳生書

答耿逸菴書

答耿逸菴書



答顧寧人書

與田箕山書

與田箕山書

答田箕山書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答劉叔績書

與劉叔績書

答黃太冲書

與黃太冲書

答陸稼書書

答友論學書

答閩撫金悚存書

與楊筠湄書

與王抑仲書

與杞縣令書

答沈芷岸書

答王世兄書

與魯敬侯書



答孫吧瞻侍郎書

辨

春王正月辨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賦

璿璣玉衡賦

金臺懷古賦

懋勤殿賦

長白山賦

論

二十一史論

十三經注疏論



傳

明兩浙運使傲轅張公傳

樊隱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廣西參議戴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墓誌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文學幼兆吳君暨姚孺人合葬墓誌銘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四目錄

雜文

粵西平露布

藉田頌

勸賑頌

續地議

題一樂堂卷

題趙憲清卷

徵君先生詩卷跋



省齋詞跋

孫徵君先生像贊

王山史像贊

毛會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同門公建徵君孫先生夏峯祠堂啟

四書淺說小引

華嶽祈雨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遵 旨進所著詩文記事

語錄

附

志學會約

附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五目錄

詩

詠史

夏日詠懷

金陵別姜西溟

贈李映碧先生

三首

題張鞠存見示鄉賢合祀傳

送黃俞邵聞訃南歸

賦得黃花晚節香



澤庵先生遺稿  
送陳別駕

長安春日行

祝總憲魏老先生壽

送富雲麓請假歸閩

汪鈍翁六十初度

祝王農山暨姚夫人雙壽

順治九年七月二十日 上駕親出郊外諭遣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及諸將南征應制

中秋蘿翁齋中讌集

省耕

應詔 御試恭紀四十韻

院中宿直八韻

送林玉巖奉使琉球十二韻

中秋陸處實同年畱飲齋中和吳見未韻 二首

寄示兒溥 二首

西湖聽莊蝶菴彈琴

送陳別駕之南陽

家居感懷 五首



立春

春霽友人以詩相投書此謝之

春日即事

春日感懷兼呈仲方

崇禎壬午闖寇破寧陵文學翟先生仗節死之

今督學使採輿論祀之鄉賢余感其事聊述

短章紀之

新秋雨後抑莊西齋讌集

飲張爾成少叅署中

送王去非督學江西 二首

送張少叅內召 二首

贈湖州吳太守 二首

贈吳冉渠少府 二首

贈何雍南

京口贈友人

錫山別賀天士

東林寺 二首

送李襄水赴楚幕



戊午應 召入都留別里中親友 二首

途中苦雨

長垣北十里學堂岡有夫子廟相傳四賢言志

處

送李子德奉 旨歸養 二首

辛酉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 二首

擬 上賜大臣遊溫泉詩 四首

祝金棟存侍郎

送王子言請假歸省

贈柯素培右通政 二首

人日和郭快圃作次韻

題畫

題觀音像

西來菴題壁

西來菴贈水齋上人

戲贈

贈懷慶太守 二首

詩餘



賀新郎 秋思

滿江紅 後池千葉蓮盛開漫賦

千秋歲 八月十六日夜翫月

滿庭芳 秋日閒居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一

睢州湯 斌潛菴著

宣鎮閣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簞山較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順治壬辰七月御試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蓋紀綱倫敘千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謨大備商著風愆用儆有位周垂官禮具訓百工莫不煌



煌巨麗於今為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近代惟明  
本朝所監其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殺於漢而董正  
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涼於  
宋而蠲復之恩禮愈渥宏謨曲筭可謂博大精詳矣  
至孝宗秉睿哲之資股肱多忠良之彥於弘治十年  
詔修大明會典閱六年而告成其後因時損益每進  
加詳制度文為於焉稱備使其臣工克遵罔替何難  
彷彿殷周比隆虞夏哉朕於萬幾之暇時一披覽因  
念本朝受

命九載於茲而典則不章臣隣罔守朕甚恧焉用是  
特命諸曹纂輯舊章別類編文分年記政以官聯部  
署為綱以事物儀文為目同異兼晰而無因革難通  
之患巨細均該而有本末咸宜之美法則折衷於前  
朝謨訓聿彰於昭代誠致治之良猷實萬年之金鑑  
嗚呼法難明而易昧民難安而易危寅恭協應勿持  
祿以養交成憲是遵罔紛更而多事使百姓聞令而  
心服則朝廷無為而日尊百爾君子尚其敬哉世世  
子孫尚其敬哉



綱舉目張體裁宏整真典謨訓誥之文

梅公

有典有則儼如元公周官洛誥等篇真得代言之體

理學宗傳序

開。口。道。破。更。無。公。白。別。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

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為人本性之中

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

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

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

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

起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業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

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



大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聖，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代之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行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

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

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

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

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

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為

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

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為修



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  
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  
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  
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  
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  
嚴儒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  
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  
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  
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

蠲俸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  
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  
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  
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  
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  
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  
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  
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  
顏曾孟而証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



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克使此  
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  
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  
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  
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本  
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天人一理自是徹上徹下之言然非戒懼慎獨不  
能位天地育萬物此聖賢示人下手工夫但舍却

彝倫日用又入於禪矣此事事踏實地處

梅公

言有根柢故能條暢詳委從事於此而不視為空  
言自可上下皆徹







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  
 之鳩衆飲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  
 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  
 望徵書屢責堅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  
 徒數百者裏過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  
 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  
 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  
 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  
 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

人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  
 失陽明儒而雜禪又明所以立言之也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  
 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  
 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  
 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  
 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  
 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  
 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  
 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



與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人彙輯詩文語錄。為若干卷。屬斌為序。不敢辭。謹述所見。以附編末。使讀斯集者有所考焉。

刊落聲華躬行心得。如孫先生者。不可得而見矣。

讀此深嚮往之思 梅公

隨處指示。使人恍然於鳶飛魚躍間。

戴山劉先生文錄序

戴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門人黃君太冲。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喟然嘆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為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

合四。初觀之。如易通所謂無欲故靜。

靜與紛對。不與動對也。



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  
 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  
 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偽而事功無  
 本。此鄉愿之偽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  
 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為本。朱子曰。  
 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為已物。  
 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  
 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

深。究。失。之。之。由。

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

下。語。極。對。酌。

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  
 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四  
 無之說出。益沈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藩籬盡撤。  
 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之說。救  
 之。夫儒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  
 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孟之真身體  
 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塗同歸。如顏曾  
 為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



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為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於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為要。嘗曰。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故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

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主見為迂濶。而不敢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嘿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此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



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偽。學。依。違。  
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  
為。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  
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斌。末。學。固。陋。何。足。以。知。先。生。獨。有。慨。於。聖。道。之。失。真。  
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媿。媿。言。之。且。以。夙。昔。景。仰。之。私。  
得。附。名。文。錄。自。托。門。下。士。之。末。實。平。生。之。至。願。也。太。  
冲。力。任。師。傳。海。內。人。士。宗。之。先。生。之。道。將。益。光。顯。亦。  
藉。是。以。就。正。云。

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此語已千了百當末  
後欲學者損成心去故智足令闢姚江者捫舌  
公

提綱挈領狠鞭力策為人苦心於茲可見至於筆  
力雄崛詮理精密考亭姚江直可追配



此州府志序  
 順治十六年  
 余參藩嶺北  
 訪問兩府志書  
 兵火之後  
 板籍灰燼  
 悵然久之  
 後購得贛州府志舊本  
 將網羅  
 佚事補緝  
 缺略適予以病請告  
 未遑竣事恐原本散  
 失乃蠲俸付梓  
 按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  
 漢唐以前  
 視若荒服  
 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  
 其時趙清獻為  
 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于南安  
 命明道伊川受學  
 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於此  
 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  
 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

贛州府誌序

順治十六年余參藩嶺北訪問兩府誌書兵火之後  
 板籍灰燼悵然久之後購得贛州府誌舊本將網羅  
 佚事補緝缺略適予以病請告未遑竣事恐原本散  
 失乃蠲俸付梓按贛之為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  
 視若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為  
 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于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  
 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  
 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



尤著云。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閩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村善。山南野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者。以虔南爲歸。可謂

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川磅礴。鬱積滌迴。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既考閱舊誌。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開嘗登城眺望。見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謁濂溪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予移祀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尙存。思音徽之如在。不禁爲之低徊留連也。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應南



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旬。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尙。加。意。緩。輯。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一誌也。揭出理學節義之大形。勝扼塞之要。已包一部史書在內。今人視此爲具文。亦獨何歟。

梅公

山形勢說及人才又思所以守此者。旣以勵已。復以勉人。豈尋常浮藻可比。

### 睢州誌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攘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爲神京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名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



網羅近事。摛撫遺文。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為多。名官事實寥落。人物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勛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內。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承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

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叅稽前史。

見先生之虛衷

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

為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學

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守郡六載。

官無秕政。塗有輿頌。既嘗創建黌宮。設立義塾。養士

教民。具有成績。復閱誌。病其譌漏。不以余空疎無似。

委之重。加叅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

歸道山。從其令嗣。搜索遺稿。更發余敝笥。而檢閱之。

核偽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鍵戶終日。目



涉手抄。汗流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爲七卷。公一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睢也。睢之爲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者。碩縹緗。克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嘉靖以來。

百有餘年。未聞以誌爲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槩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戎馬倥偬。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望也夫。

核僞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修志者當以之爲典則。梅公

簡淨真樸。而風神時耀於唱歎間。至其鼓舞樂善。



之美又不待言

孝經易知序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填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聚生徒講孝經小學，適張君臚如舊爲登封令，與逸菴講學嵩陽，攜有易知抄本，乃鈐板屬余頒示諸生，俾朝夕肄業焉。余乃爲之言曰：古昔盛時



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爲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

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也事



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論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尙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牖如之請。爲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菴註解之意。與牖如鏤版之心。其於立身爲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吳中之弊極矣。聞邇年來。生機漸復。僉曰公之賜民。至今歌思不置。今閱此知先生撫吳者。蓋正其本也。

梅公

發論切近。明實無一語影響。見理明後。會而通之。方能爲此。



劉山蔚詩序

嘗聞詩者心之聲也。尙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吾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晏如。蓋置身羲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感時憂國。忠愛纏綿。卽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吾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卽以之續三百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



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威曉。中夜悲誦。抗表闔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陵遺意。中州爲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諸君子。先後主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之同里而得箕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丘劉子山蔚焉。山蔚溫粹冲遠。嘗隱居南邨。疎籬竹逕。焚香詠詠。聲琅然達戶外。獨與箕山往來倡和無間也。余從箕山處見其詩。春容蘊藉如朱絃。疎越不作衰草寒蛩之響。而天真爛熳。深有得於

言志之義。絕非雕績纂組。佶屈纖巧者比。吾信其能繼蘇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大復之盛者也。夫靖節少陵同時。詞章瑰麗。樹幟菴林。蓋不乏人。然或馳情富貴。濡跣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著書。志意皜然。聲名獨翱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輞川。舊蹟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栗里浣花同其歆慕哉。山蔚孝友敦行。鄉黨無間言。其性情有大過人者。自此益加砥礪。感遇莫移。其志拂逆莫動。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欲已之而不得焉。比興寄託。自合三百



篇之旨歸靖節少陵何難千載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箕山索余一言余不敢以固陋辭因爲序之如此

詩取陶杜旣置身義皇尤念不忘君父

梅公

許而復勉之固知先生口無過情之褒

###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大史公之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爲右族至爲天子所稱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其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旦白屋而夕朱戶則其貴不



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終處岩岨。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蔡叔度既遷。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

登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爲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懷寧君之執法却賄。鴈峯君之耽精著述。館陶贛州二君之齊名文苑。此余得之傳聞者也。月賓懸圃兩君之文章才藝。蘊藉風流。則余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爲重。豈無故歟。鴈峯君始作族譜。亂後失散。吾師茂翁先生窮搜博訪。得其原稿。續成之。姓源世系。瑩域各有圖。先世之



有聞者爲家傳。女子以節著者爲外傳。誥勅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彬然詳且備矣。手錄一帙。命斌校正。斌旣素仰濟南司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懷寧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子相輝映也。且吾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尙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吾師之志。則孝矣。

大宗之法不講久矣。予欲依古禮考定宗法宗法

一則則敦倫睦族之道備于其中。而科第爵位皆可

考也。昔朱子嘗欲爲之。并附于此。

梅公

典則詳明。推言貴姓之道。勉人以不忘其始之義。足以興起人心。



唐成齋制義序

吾嘗謂六經之文。體製迥別。而義蘊無窮。千萬世文章不能外焉。下此如老莊荀列申韓之書。屈原宋玉之騷賦。漢兩司馬董仲舒劉向揚雄。唐宋韓柳歐陽蘇曾之文章。方其書之未成也。天下固不知有如此之文也。及其既成而出之。雖純駁不一。皆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窮極工巧。終爲陳腐。歸於澌



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剪綵爲之，何足貴也。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荆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逸情，籠絡一代，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後之人遂無以加也。近日士子不務爲有本之學，專一剽竊摹擬，入書肆購決科之文數百篇，閉門而誦之，又擇其庸腐纖靡者以爲式，左割右

捨，幸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傳布，後生又從而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天下幾無真性情矣。余方憫然憂之，而成齋唐子以平日所作制義見示，讀之見其磊落宏肆，脫去畦迕，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爲蹈襲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繼正希、大士而遠紹王、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交，見事之乖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司李撫州持法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疆禦，卒以直道獲戾，貧不能治裝，士民



爭爲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中子弟。選定古今文。手錄成笥。布衣蔬食。茅屋數椽。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爲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隨人步趨。而自與古人法度。忝毫不爽。誠有其本也。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富貴爵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予之也。獨於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厚祿。聲勢赫奕。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道者。無有也。成齋之文如此。而不能博一第。甫仕卽蹶。輪

茵抑塞。始終其身。而撫之人。歌而思之。鄉黨後進。無少長。皆知有唐先生也。彼貴倖一時。茫然無所自恃者。視成齋爲何如。余序成齋之文。而必原本六經。及歷代子史大家者。誠見文必有本。而後可傳。更望成齋勉之。不僅以制義傳也。則庶乎不負天之所畀也已。

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此先生自道也。

梅公

元元本本使人知文章必原於性術者爲可貴而



成齋之性術因附以見此爲鎔經史之液而成者也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菴集數卷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艷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爲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稿。益嘆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爲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爲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



深經術。不爲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爲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爲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爲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搜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如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

字畢者。率衍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聞。爲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爲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爲賈董。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



日無剝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嬰恥。如窮愁  
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  
豈可僞爲哉。余舛陋無似。何足以知先生。而慙慙以  
序見屬。余不獲辭也。乃爲之言。

不肯輕詆古人。較之宋儒議論。更爲敦厚。梅公  
操縱有法。不用渲絢。而廷表地位自高。

西澗集序

予往在長安。晤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  
詩一卷。予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  
竊嘆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識。如  
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歸里。日偃卧茅齋。交  
遊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欵竹數竿。松陰滿逕。  
謔詩竟夕。歌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  
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詠。庭戶牖榻。題  
墨幾滿。家人或謂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以供饗餐。



劉子怡然不爲少變也。家旣貧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嶽崎歷落之骨亦耻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筵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沾沾以爲能而胸懷齷齪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當之矣。今劉子聞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洶湧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予敘之余以江上往來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

爲人大畧云

蕭疎澹曠筆法全是六一居士

梅公

中間今天下身世通顯一段是其用意處



楊彭山春望詞序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畫舫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峯危巘。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煙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卽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



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三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聞見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園亭臺榭。極歲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睠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爲樵夫漁子所栖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

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爲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爲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夢想也。故吾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爲楊彭山開生面。并爲三子開生面。關合有情。

梅

公  
文中映帶開闔。頗具古法小品之維。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徵君先生於夏峯、自名其所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頻遭變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峯、蓮陸自山右辭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留數月、後構屋以居、爲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語、蓮陸爲多。庚申秋、余臥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床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



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夢語讀之。余病為之頓

減。京師繁囂。余寓齋居闌闌間。車馬之聲不絕。而門

內數日無一足音。蒼苔滿徑。槐落凝階。獨君時披戶

入。掃敗葉。煮苦茗。君或攜酒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

夢語首章。敘豫章延平。結茆水竹。象山。白沙。陽明。念

菴。山居靜坐故事。又敘一峯留客。荆川。青衣。布履。臥

處。惟一板門。以為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

自念壯歲歸田。忽忽二十年。雖從遊夏峯。亦嘗設榻

雪亭。與聞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

奉

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視

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歎已

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與蓮陸

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坐時。青松

白石。實聞斯言。漫題以為夢語序云。

極似白香山而靜致過之。梅公

蕭遠歷落。居然簞瓢風味。所謂山月窺人。江雲罩

笠。同此冷况。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為序。余謂山水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為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與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



案似不暇遊。又清羸善病。而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澹遠。無長安貴遊繁囂氣。習披覽一過。烟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暝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媿矣。

筆致極似髯蘇

梅公

不獨文品閒冷。亦能濯繁熱以清涼。有益世道之

言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爲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不能自己者。區區貧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卽夫子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言而不違者也。而魯



論所載與顏子言者寥寥。豈其微言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神會。與因嘆聖人之文義。蘊弘深而喟然一嘆。一聖一賢之精神。至今猶在天壤也。吾師夏峯先生。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矜小物。克謹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自述日譜。凡日用動作。與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患難流離。人事繁沓。未嘗一日稍廢。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蓮陸魏子。從遊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譜授

之。使刪定焉。雪夜挑燈。中宵不倦。爐火既燼。丹鉛未休。余以胃病。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正。余何敢辭。獨念蓮陸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守之以約。嘗刺晉之大州。搜訪隱逸。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世俗升沉得失。無足介其胸中者。後日爲師門顏子。必蓮陸也。譜中所載八十年來躬行心得。歷歷可考。蓮陸定有得於精神意氣之表。未可以言辭形容者矣。昔朱子與呂成公輯近思錄於寒泉精舍。至今過者。必徘徊想像其處。吾觀後之遊



蘇門者亦必將訪問魏子刪述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從師友授受處立言不用景色渲染其文氣高潔

極似昌黎 楊公

敘其授受淵微處言約而旨深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友也。適應

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鋌縱橫。於蠻洞瘴谿之間。佑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



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為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已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

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

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

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謀不絀。而其要

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為者也。而余

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

國家之所急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

才為首務。其所謂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

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

有深沉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



窮谷。可以遜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丘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時光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

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深矣。

後竟將權政。颺開全勸。以尊賢取友。所致望者。豈在簿書期會之間。高於八數等矣。

梅公

旣勉牧仲以任職。又進牧仲以得人。文字爲不徒作。而先生循事自盡。求士若饑渴之懷。亦可想見。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國家威德誕敷。臣服萬邦。大荒之外。日月之所出沒。罔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爲勞。鴻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爲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鼎以來。朝會之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推可使者以名聞。僉曰。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克正使。必能光昭下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君既受命。上書陳使事。皆所以昭

聖德重國體。

優詔悉付所司。余方與汪君載筆史局。晨夕共事。今一旦乘傳出都。宣布

天子威德於海外萬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餞焉。余何能無一言以贈。竊以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叔向子產之徒。皆以辭令增重隣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於侯國。必

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無貶辭者。蓋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爲藩。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賓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輒遣子弟讀書太學。策名朝著。彬彬爲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今天子湛恩汪濊。不寶遠物。而汪君學古通經。識體得宜。尤長於辭令。廷臣此舉爲得人矣。夫叔向子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對不辱君命者也。以汪君之學。茲行也。必能使其國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



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聞風景附。稽首來享。後世傳之。為奉使者所取法焉。君之功亦偉矣哉。余株守史局。汗青無日。因念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歸而作史記。然猶未至海外也。君涉海萬里。而至於其國。波濤浩淼。極天下奇詭瑰瑋之觀。非僅僅空同江淮會稽禹穴者比。歸而筆挾風雲。上下千古。當有過於子長者。余與同人執筆以俟之。

以學有原本為能不辱君命。更不夸大其詞。益見

先生之經濟由於學問也。

梅公

典重有體。似昌黎送鄭尚書文法。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余與長洲汪鈍翁先生同直史館。因得見其所與遊者。而惠元龍稱最賢。云元龍博學高才。爲文章有集度。交遊多名公卿。顧獨時時過余邸舍。論文嘗至日昃不倦。將南歸。持鈍翁所爲母陳太君壽文示余。再拜言曰。吾母年七十。遊子入京華。欲有得而歸。以爲母榮也。乃今葛衣敝履。持殘書數卷。登堂問起居。外愧無以爲母懽。吾母高節淑行。與吾師同里閭。知之爲悉。敢邀惠得君一言。以慰吾母。庶幾爲遊子進一



觴焉。是君之賜也。余既雅重元龍，又嘉其意懃懇，展卷讀之既畢，而告之曰：太君之德盛矣，然元龍欲慰太君也，交遊中名公卿操文章之柄者衆矣，迂拙窮老不合於時，莫余若也，何足爲元龍重，且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登高科，躋膺仕，與馬赫奕，賓從雜遝，遂快然自鳴，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蓋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遇歸，卽攜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拂然不樂耳，况迂拙無

用於世如余者乎？乃今觀太君，則有異事，姑孝謹，滌灑必親，又有樛木逮下之德，斯已賢矣。前明之季，勸太翁律蘇公曰：時事可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妾請椎結布衣以從，遂偕隱龍山東渚，躬自操作，不謂尤難乎？夫婦人盛年則以貴顯望，其夫晚年則以貴顯望，其子人情也。太君志行如此，若不知人世有富貴利達事者，豈以其子登高第，與馬赫奕，夸耀閭里爲榮乎？元龍其可以無媿然。吾謂從來母子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著於晉代，有歐母畫



荻而後修文學冠於宋室。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之截髮始顯。有修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畫荻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太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余未及聞。然卽其勸勉太翁者。觀之諒必有在。富貴利達之外者。旣已無慙於二母矣。元龍其益勉之。元龍博學高才。譽望隆於時。貴顯行有日矣。他日立朝著。當思有所建樹。無愧陶歐。則所以壽太君者。仍在元龍。而不在頌祝之紛紛也。請以此言告之太君。或亦開顏而進一觴乎。

每苦壽文千篇一律。而閩中尤甚。似此紆折幽峭。

別有勝情。惠母傳矣。

梅公

撫實而卽用以相規。非尋常壽文諛詞。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日，  
 為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淑先生之教者，  
 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首而言，  
 曰：人生百歲為期。先生年踰耄，步履輕翔，神完而  
 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益者，趾錯於  
 戶。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好學弗衰者，衛  
 武公而後，不過數人耳。先生之壽，殆天之有意斯文。  
 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道體流行萬古不

通篇皆發



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  
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未能深詣其極而造化之  
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  
物迨功力積深克實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  
年而萬古矣孔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  
七十而始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學亦無  
止境使更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者特後之學者曰  
千百年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况能知其進  
此者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

耳順爲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  
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  
先生早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  
誠去僞戒懼慎獨爲持要出門定交與蒼嶼廓園蓼  
洲諸君子議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  
折不回會璫燄熾張諸君子並罹鉤黨平日交遊身  
都通顯者皆閉戶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  
避虎憂力爲營救當其時岌岌濱於難矣而卒恬然  
無恙也今氣運剝極而復



與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歛耀靜悟淵思德益劭而學益邃徵書歲下纁帛屢賁巖阿至朝虛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鳳隱愈高公卿藩臬擁箠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鮭菜苦茗常至更闌燈炮猶娓娓弗倦或千里書札問難爲之條分縷晰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卽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者卽秦越人之視病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證自勸而非他人所能

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蒸蒸而起。誠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運祚之終。而今日當風會之始。處其終者。與群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清維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巍然。千百年正學之傳。手闢蠶叢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予。大年者。真非無意也。衛武公老年進德。淇澳抑戒之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蘇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以金錫圭璧之章。爲先生一侑觴焉。是爲序。

師弟源流言之沉摯。當與復性書並傳。

梅公



道無止境學無止境一篇綱要通篇皆反覆明此文亦沉博堅慤

重建六忠祠募緣序

睢城西門內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公以南雷姚賈四公爲配廟貌赫奕春秋官屬奉祭惟謹壬午黃河決城祠沒於水後土人竊其地改建尼庵六公棲神無地過者悽愴於今二十有餘年矣唐自祿山犯關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輩鴟張梁宋間名城巨郛望風納款者恐後張許二公獨率數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學士大夫以及牧豎



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爲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丘。移軍寧陵。許公以睢陽太守迎入。則吾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勸獎人心之義也。况邇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不禁爲之長太息也。今文學黃君於舊祠之西。施地一區。謀建饗堂三楹。重門兩廡。期復舊觀。某樂聞此舉。躬捐微資。但力薄費繁。尙賴羣公共成盛事。人倫天道。明訓昭垂。凡具秉彝。應有同志。

務俾規模闔敞。俎豆一新。薦紳衿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凜英魂之如在。四方君子。軒車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每段自爲起止。不加接續。史漢文往往如此。至其立論嚴正。亦覺筆有風霜。

梅公

議論既正文亦端老



賀王叔平進士序

余少時聞先大夫言柘城雪園王先生今之大人君子也心竊嚮慕之及通籍後先生爲御史按兩浙余見於睢陽郵署先生握手與語娓娓不倦所以訓勉之者備至出所著傳習錄定志諸論及詩文數十帙見示余受而讀之不敢忘前年遇先生子叔平於商丘氣度渾金璞玉不自矜飾居然有道之容其所爲文高潔簡練得大家之遺余竊嘆賢者之後必大於先生益信矣巴西叔平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里中親



知將修羔酒之儀而問言於余余不佞年來於世故酬贈之文謝絕久矣顧以爲少時知敬愛先生親聆欵譬二十餘年矣今幸見叔平捷南宮何可無一言以賀夫諸君以爲一第足重叔平乎自有制科以來登高第者何限也然有布褐終身而風采照耀古今或身躋巍科而碌碌無所表見二者其爲人輕重何如也從來言道德者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沙敬齋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王行道

之階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何足以爲叔平重吾之所以重叔平者亦曰能法雪園先生而已矣先生之令交河也畿輔近地值貂璫縱橫之日他人皆束手不敢施爲先生獨毅然不避疆禦覈地畝清郵傳弭盜省刑治行最著及入掌栢臺正色端笏議論侃侃按轡所至奸弊杜絕尤孜孜以延攬後進講明性學爲務自浙東歸舟中惟圖書萬卷而已叔平學行得於過庭者久於書無所不讀而能守之以謙於海內名士無所不交而必歸之於正自茲以往必能舉先



生之所蓄而未發者措之天下矣。是可賀也。吾聞先生之學以王文成公爲宗。文成良知得於真修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變於呼吸。無非良知之妙用。羽書旁午。講書不輟。是豈勉強者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張皇自恣。卒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對之天地。後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叔平承先生之志。進而取法文成。必能躬行心得。一洗世儒之陋。今見用於時。天豈有意斯文乎。是又可賀也。余受先生指誨。稍知端緒。今之所以期

望叔平者。亦所以仰答先生之意也。若侈揚家世門閥之盛。徒爲諛詞而已。則吾豈敢

進士非所恃以不朽。是何等期望。至後爲姚江辨。謗處九原。可作可以無恨。彼肆口詆毀者。終是嚙

語

梅公

予人以其所可受。方非浮詞。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正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壁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啟聖



各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  
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  
訖下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爲記余不獲  
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  
以爲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  
異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  
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  
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

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

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

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成湯文武之爲

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

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

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

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一

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

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



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已功疎屋  
漏難慊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  
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  
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工夫條目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  
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天德發之  
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  
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  
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  
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蹣跚

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  
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  
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  
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

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

川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宋元以來學記之可傳者多矣然委曲指示使智  
愚皆可勉而能無如此文之詳盡

梅公

使人皆有下手處吾鄉大夫士不可視為常談有  
負先生苦心也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

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

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又斌時

奉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

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



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采棟榱桷。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之命。頻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傳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日。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闢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



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萬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

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

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

義微言

昌論闕議亦精

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



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為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予實

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為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其引范胡兩君子非止取其於蘇關合也。至曰明義利謹誠偽審貧賤富貴旨微而心切此文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梅公

於平實中發揮精到由其途人人可以自力極其



詣聖賢有所不能外可謂言近指遠

泮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記

泮關用武之地也。然以文教爲先，衛學之設舊矣。崇禎末燬，諸兵重葺於順治之十有一年，而規模猶多未備。越三年，予蒞關，朔望謁廟，見啟聖祠獨闕，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而仰副

朝廷明倫教孝之意，亟鳩工庀材，建祠三楹，前列門坊，旣訖，工偕官紳暨博士弟子行祭告禮，咸請予文以爲記。竊惟學宮之有啟聖祠也，蓋本宋熊永明、宋濂諸公之議，而嘉靖間張孚敬請而行之者也。父子



祖孫德不紊倫。祀不紊序。其於典禮可謂至矣。然吾於從祀諸賢。猶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弗字子茂。史記作孔忠。通典作孔患。大抵字畫之譌。自為一人。本孔子兄之子。於子思為從伯叔。行。今子思配饗堂上。而子茂列之廡下。於禮未協。程敏政曰。學宮雖傳道之地。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則子茂當從顏路曾皙之後。移祀於啟聖祠。鴈行伯魚可也。又聖道傳授。獨稱曾子。而名不列於四科。蓋四科十子。皆陳蔡相從之徒。魯論追而記之。自唐宋以來。顏

子配饗。因進曾子以補其末。後以曾子配饗。復進子

張以補其末。則是四科諸賢後之人。皆得下而上之。

正之。證。

出而入之矣。然傳紀所載。有若立言明道。動協規矩。

孔子既歿。弟子欲事之如師。公西華嫻於禮儀。原思

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宓子賤愛人親賢。名齊君子。子

羔克執親喪。遇變不惑。南宮适捫舌慎躬。世清不廢。

世濁不洿。孔子俱亟稱之。夫六子之賢。不下於冉有。

宰我輩。而終不得列於十子之後。陸沉七十子中。側

居廡下。吾不知其相安否也。蓋四科十子。既為陳蔡



相從之徒。原非杏壇一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予記建啟聖祠。而並附其議於後。亦以備兵茲土。不敢不加意文教。釐正祀典。然而非其職也。潼關天下之衝。輪蹄往來。旁采芻蕘。獻諸

當宁。議而行之。竊自附於洪熊二君之後。庶幾於典禮少有裨哉。若以其言之無當。而哢哢斯記云也。予滋思矣。工始於二月甲戌。成於三月戊午。襄斯役者。撫民同知劉肅之。衛守備楊文彩。例得併書。

由孔忠而并及有若六子。是借題發議也。梅公  
議亦有補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旣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



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王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漏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璵。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

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



為隱與及讀易乾卦象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

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

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

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

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

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

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

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

指點本體

提撥工夫

深戒弊病

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

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

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

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

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

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

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



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哉。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箴矻口耳影響之談，而示以切實下手處，何等苦

心然由其途者鮮矣。

梅公

以識仁體爲標的，以循日用爲入門，以資口耳驚



高遠爲至戒以默識爲歸宿以誠敬爲工夫爲人  
極其切矣然文體澆瀆學者苟非細細尋求恐難  
得其要領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堯母陵在慶都縣城東門內封之盈丈陵之前有廟  
焉慶都於漢爲望都張晏曰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  
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爲名迨金源乃更今名考秦始  
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堯母  
陳鋒氏或曰陳鄴或曰陳隆爲帝嚳第三妃見於史  
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爲天子  
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  
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謐又言望都山堯母慶



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之德畏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修以史記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文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母慶都陵審是則堯母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成陽之碑稱蓋葬於茲蓋也者未敢信之辭堯既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

妥其寬鬼焉此亦事理之可信者也廟凡三楹列以

兩廡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久雨廟圯水穿陵露穴知

縣事錦州蔣侯國楨出俸錢治之以磚築陵之四旁

外設重垣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陵余自江

南奉召入都過之請余為文勒之石前兩反覆辨余按帝嚳妃十

人堯母之外其著者有郃氏有娥氏詩言赫赫姜嫄

有娥方將是已姬訾氏常儀生摯鄒屠氏生八英義

和生晏龍當時十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郃生棄則

云履大神跡有娥生高則云胤遺卵吞之其事甚怪



或以爲釋經之誤。至於堯母更謂其觀於三河感赤龍而生堯。何其誕也。以堯之神聖則其母之遺蹟固不可以不治也。因侯之請述所聞於古者兼爲神絃詩俾侯歲時授工歌焉。辭曰。

帝高辛兮十其妃。伊堯母兮降斗維。歲闕逢兮涪灘。丹陵側兮三河干。震夙兮生子。望舒盈兮十四。析土兮陶唐。望都山兮母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懷兮罔替。列俎兮執籩。薦馨香兮母前。靈之來兮續紛覆輪。困兮黃雲。靈之逝兮婀娜。從彤車兮駕白馬。覲舞兮

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邦人祀事兮永久。

不獨似昌黎黃陵廟碑極似朱子昌黎年譜考譌人知先生爲道學豈知其無書不讀如此

梅公

考據詳密文氣疎越足方黃陵廟碑嗚呼聞希聲而娛心阻太羨而知味有幾人哉







者續。役罔妨農財。匪帑出。兩閱月而告成。予嘗讀漢史。至公事。未嘗不嗚咽流涕云。蓋漢至安帝而亂甚矣。王聖以保姆之勤。與女伯榮出入宮掖。金吾常侍轉通貨賂。至劉環一配阿母女。得襲侯封。下詔為起津城門內第舍。連楹刻棟。窮山採石。車駕東巡。宴然不顧。當是時。公卿大夫奔走貴戚。惟恐不及。而公欲以區區一掌力挽頽波。抑亦難矣。夫地震星變。天之所以告誡人王者。乃反借以收太尉印綬。何其謬也。或有咎公以不早去者。嗚呼。大臣之義。不可則止。豈

公之賢而不明此乎。蓋公以大臣事君之節如自高祖來。楊氏世有功

於國。而公位列上相。職匡社稷。誠不忍見主心惑於

群小。與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光武明帝之世

未遠。使帝側席悔過。慨然於建武永平之不績。屏絕

寵倖。委任忠直。則東漢之隆。尚或未艾。觀其語門人

諸子。雜木布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為之感泣者。乃

能致大鳥之祥。而卒不能回安帝之聽。此漢祚所以

不永。而公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戲。傷乎。雖然。公歿後

子孫相繼為太尉。若秉若賜。若彪並著清節。衛主於



崎嶇危難之際使卓操輩睥睨神器而不敢舉直至  
剝撓數極潛移運祚士君子猶有感其遺教甘覆折  
而不悔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與儒者不察猥以潛  
身遠害之道議王臣匪躬之節吾未見其可也夫太  
華函谷之間由漢以來勲業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彝  
鼎者衆矣然皆湮滅無復暗記所遺墓宮至有牧豎  
箕踞嘯傲於其上鄉里後進不知有斯人之墓四方  
遊士驅車過之亦無有肅然而起敬者公自改葬以  
迄於今雖屢經變革祠宇嘗有傾圯而子孫環廬錯

處歲時祭祀不輟今予一倡而鄉士大夫響應恐後  
四方君子登其堂覽其跡者想見公之風聲氣烈猶  
低徊流連不能去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工起於丁酉  
仲冬成於戊戌孟春予因縣令鄉士大夫之請乃爲  
之記並論公事以刻石

潛身非匪躬之節豈託之空言者文亦矯勁

梅公

深明大臣之義見明哲煌煌誠全軀保妻子之借  
題有志匪躬者不忍用也

在顏魯公徐孺子祠堂記之間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嶠函踞其東。秦山廻  
合，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  
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爲秦關闔。且南  
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鑲川隴  
於堂奧。漢唐以來，莫不倚爲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  
後，城垣傾圯，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爲之躊躇而  
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恒惴惴自恐。



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費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爲詩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鑿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寧登嵩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

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潼關天險闕此知婁敬之說未盡合於王道

梅公

極有關係文字當與閩江樓記并傳



重修乾明寺碑記

數行古越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即重修。非初建矣。或曰。寺在唐宋為楞伽禪院。蘇文忠公於淵冷勁瘦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遇雨。信宿於此。書松醪賦。後人為之建亭。刻像。鑄賦於石。文士往往構別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道媚可觀。餘不能盡識。意以坡公遺蹟。



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斷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直灌州城。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驗。豈區區一塔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者，類能爲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治河，遂爲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出入城郭闐闐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蓮芡一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

洪濤中嗟嘆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備，僧院禪堂次第畢舉。介袁進士焄生請記，久未及爲，其請益力。聞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裨，余未習其說。然州地最窪下，寺當河衝，巋然峻峙，有獨障狂瀾之象。形家言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立數百年，滄桑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復新，當紹聖改元，正坡公遭讒放逐之時，遊戲翰墨，不怨不戚，風流猶可想見。彼張商英趙挺之輩，果安在哉。其荒墳



斷碣亦有過而留連者乎。寺東錦水淪漣。西則古城長堤。煙柳映帶。南望雉堞樓臺。參差如畫。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深省。不可謂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弗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忍以廬居火書之論。却之。故爲之記。

閒閒叙來。欽崎歷落。何異子厚永州諸記。

梅公

零碎收拾似菱谿石記。而點染蒼涼過之。結處不

用回護地步自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烈婦孫氏，歲貢生胤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誠大義。年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荆布操作，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遂自縊。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事父，既嫁事夫，禮也。從一而終，有死無二，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娣姒防護之，烈



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給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爲計也與諸娣姒營喪事至夜分諸娣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娣姒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柩側蓋六月十九日也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縉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

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爲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刻銘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翱翔茲地土魍木夔亦知呵護此石永不顛踣卽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蘚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摸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礪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末一段懼其湮沒藉碑而傳所以備史氏之遺也



梅公

敘次勁潔末幅跌宕有鬱勃之色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爲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損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爲記其事歲久漸頽屢議修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特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蠲俸以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



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  
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  
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問不相通。有一旦以  
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  
者矣。亦有京朝官。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  
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  
極人情。娛樂之事。作緣起  
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朝事。

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  
斯舉。洵為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

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兩都憲之清直。

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

屬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衍相徵。  
漸。漸。引。入。猶。非。正。

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  
意。千里來龍至此結穴。

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

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為精微之蘊。猶有未究  
又。推。上。一。層。方。出。

其極者。至兩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  
本。音。

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

當奉為準的者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



與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嶠澗距邪閑正居  
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  
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釋孝經賀景瞻  
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  
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  
也誠得其所以為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  
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  
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為聖功之極以  
于敬為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

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  
能。誠。非。敬。無。以。為。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  
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  
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  
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  
子。共。勉。之。

於李劉軒顧諸公外又推原到昌黎伊洛諸賢所  
謂更上一層也此是絕大文章不徒作記序觀  
公



於此可驗先生顧諟時保之學。○文格酷似有美堂記而純雅非其所及。

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寧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國家承平

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

遊梁嘆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

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

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耻下交者世不數見也

於是偕寺僧即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醵金建

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



公薛公固生於趙為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為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為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縮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為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

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以下絕好議論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

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為唇齒而魏與五國為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



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信陵君戰國第一流，不當與三公子同傳。李本寧一碑言之甚詳，且能發明公子心迹，閱此較雲杜之碑更多感慨。令我對夷門而遐思。梅公此所謂李太伯文多從大處說，然非學有本原，亦不能僥倖爲之。議論固大，行文更饒丰姿。

星聚堂記

昔東漢陳太丘過潁川，荀朗陵家。太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爲盛事，吾謂太丘修德清靜，進退合度，可謂賢矣。至荀淑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爽或並濡跡亂時，有遺議焉。何至上動天象哉？疑當日諸公雅負重望，一時傳會爲之。蓋東漢標榜之習，則然未必盡有其實也。徵君孫先生隱居蘇門之夏峯，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夏峯去孟城里許，郭子驥臣別業在焉。當風日



清和先生命駕往遊。諸門人執經問難。郭子載酒具饌以從。蓋若堯夫之行窩云。堂舊有題扁以避御諱。先生爲更之曰星聚。顧謂斌曰。汝其記之。斌謂先生孝友篤行。當逆闖竊柄。正人淪陷。先生周旋其間。脫然黨錮之禍。似有類於太丘。而道德純備。不樂仕進。不爲避隱。憂天憫人。守先待後。則非太丘所能彷彿。萬一也。郭子先世宗伯大叅兩公。清德直道。炳耀前朝。公隆公望。克紹家學。兩河詩禮名族。首推郭氏。亦似非荀氏所敢望。昔漢高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宋太

祖時五星聚於奎井。秦分也。奎爲文章之府。漢宋兩朝人文最盛。已見於此。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後。一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許平仲。趙仁甫。竇子聲。共聚百泉之上。獨靜修家容城。然聲氣亦相往來。不可謂爲非聚也。先生生靜修之里。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負笈從遊。無異隋之河汾。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流通。故巖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將見司天占象。室壁奎婁之間。當有



五星聚矣。彼潁川之事何足云云。越庸陋無足比數。追隨杖屨於斯堂之上。以與郭子遊。亦不敢不自勉焉。

許昌星聚亭晦菴且爲贊贊之先生獨曰傳會蓋斥爽或者卽所以誅董卓曹瞞也。又以見夏峰之賢過於許昌。此抑賓揚主法。梅公

有針線而無收拾瀟灑襟期。不以行文自局如此。

石塢山房圖記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礪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旦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葉烹茗。歎歌晏息。



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

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

倦蓋其有得於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

城西草堂。讀其所為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

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為

宗。間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為人。而又自悔

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於

圖中。想見其藤門蘿逕。芒鞋竹杖。相過從吟詠時也。

乃撫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

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

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

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為後人所豔

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

敢望者。咸中志趨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

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為之記。

澹澹寫來鈍翁咸中銖兩不失。可謂筆有化工。

公

文氣如涼煙瘦鳥正。與煙霞之骨相配。



三聖廟碑記

三聖廟碑記

睢州城東南三十里曰黑龍王廟不知所自始相傳昔時黑龍見因廟祀雩禱輒應萬曆中河水暴溢有關帝像沿流而至土人祠於其左後又立廟祀真武三廟鼎峙而黑龍王廟最久故名特著廟旁村逕窈折茅屋數十家務農桑無市販之習茂樹千章幽若林麓從叔父九式公愛之遂卜築焉嘗攜門人子弟讀書廟中覩棟宇毀頓釀貲新之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載叔父墓木拱矣從弟鎬慮無以承先志



礱石請余爲記。余承乏史局，編摩無暇，秋月卧病，經旬，懼負夙諾，乃馳書告之曰：叔父卜築於此也，固愛其土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重禮義，則叔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爲善去惡也。夫讀書以明禮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遐陬僻壤，無紛華市儈之習，以誘其心，則必能孝弟睦婣，恭敬信讓，爭競不作，鄉里無怨。如此而受多福，宜也。昔之盛時，有司常令里民擇寬敞祠宇，講鄉約，讀律令，禮法以匡迪之，神明以感

動之。故荒村野叟，皆有士君子之風。今軍興旁午，不暇修舉墜典，賢士居其鄉者，倣而爲之，固令甲之所不禁也。鎬欲承先志，亟亟於斯，是不可以無記。

着眼在讀書廟中，故馳書告誠，皆勉之以古道古風。  
梅公

因事利誘，誨人不倦之仁，卽於此見。







